



# “我为祖国献石油”

## 一线故事汇

■ 侯玉芸

60多年前，松嫩平原上的松基三井喜喷工业油流，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，也展开了大庆人在亘古荒原上创造奇迹的一幅幅画卷。

时间拨回到1960年3月。“轰隆——轰隆——”来自四面八方的火车，快速驶向松嫩平原那片寂静的大地。参加石油会战的四万多人，以及几千台铁塔、钻机和车辆组成的队伍，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行进。惊天动地之声，响彻萨尔图荒原。

位于北纬46度的萨尔图，在满语中是多风沙的地方。浩浩荡荡的会战大军来到这里，迎接他们的是茫茫荒原，以及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和肆虐的狂风。

王进喜正是来者之一，这里是他进军的目标。在此之前，他所带领的贝乌五队（后来的1205钻井队）在甘肃玉门创造了年钻井进尺71000米的全国最好纪录。

从玉门油田来到萨尔图，王进喜一头扎进石油会战指挥部：“我们的井位在哪儿？钻机到了没有？这里打井的最高纪录是多少？”指挥部有人认出了他，忙回答：“王队长，你们的第一口井是萨55号井，

在马家窑附近。”王进喜一听，转身直奔他的队伍。

钻机在火车站排队等着卸货，王进喜等得着急，带领钻井队人拉肩扛，将几百吨重的井台设备，从火车上一点点挪到井位。钻机到了萨55井井位，却没有吊车安装，王进喜带领大家抬的抬，扛的扛，撬的撬，硬是将7吨多重的机器设施搬上了井台。开钻需要水，可水泡子还结着冰，钻井队员便排成70多米长的运水队，用盆和水壶破冰端水，一鼓作气端足了水，确保开钻。

就这样，5天时间，王进喜创造了1020米进尺的第一项会战纪录。

1960年4月29日，大庆石油会战万人誓师大会在萨尔图广场召开。会上表彰了石油大会战五面红旗——王进喜、马德仁、段兴枝、薛国邦、朱洪昌。

“轰隆——轰隆——”万人誓师大会刚结束，萨尔图就迎来了一连串响雷，接着是连绵大雨。但暴雨没有冲垮会战的热情，大家越战越勇，许多钻井队实现“五开五完”，创造了当年多项最高纪录。

雨季刚刚过去，就迎来了寒冬。

恶劣的天气里，当地百姓常遇到这样的事：晚上将马圈进马厩，可第二天一开门，马却上了房顶。原来，夜里雪越下越厚，堆积得越来越高，马无处跑，只好跟着积雪往上走，一夜过后，马就上了房顶。天寒地冻，老百姓都在家“猫冬”，“三九四九，棒打不走”。可工人们还要在野外会战，抢进度。严寒刺骨时，迷失野外或穿一身湿透的衣服，就会有生命危险。暴风雪一旦刮起来，人站不住，车开不快。工人们身上的棉衣，被冻成了盔甲式的水泥服。到了晚上，下班的工人们睡在牛棚、马厩、帐篷及木板房里，可这些地方没法御寒，相当于睡在露

天，别说人过不了冬，就是机器设备也会冻成废铜烂铁，几万人的队伍怎么过冬？

有人提议，将队伍和设备拉到哈尔滨、长春或沈阳等城市，等来年开春，再全部拉回会战现场。但这样，就意味着会战有效时间一年只有6个月，无疑会拖延油田开发进度，给国家带来更大困难。为了早日拿下油田，会战领导研究决定：“只许前进，不许后退！这个决心不能有丝毫动摇！”

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建议多建些干打垒、地窝子。干打垒是过去东北老乡用传统筑墙方法建起来的简易房，通过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间填入粘土，待吹干后作为墙壁垒筑而成，冬暖夏凉。地窝子则是一半在地面、一半在地下的简易矮房。

历经100天奋斗，荒原上出现了繁星般的村落。“早起看测量，晌午正垒墙，隔了一夜看，平地起新房。”就是当时石油工人们争分夺秒建干打垒的真实写照。

最终，会战工人们完成了面积30万平方米的一批干打垒，实在来不及建的，就用脱土坯给帐篷和活动板房“穿衣服”。这些简易房，帮助会战队伍实现了人进屋，机进

房，菜进窖，车进库。

1960年11月，一场大雪覆盖松嫩平原。钻机井台上的用水和水源地全被冰封，泥浆泵也冻成了铁疙瘩，但钻井却一刻没停，输油管也一寸未冻。井场上，大家干得热火朝天，钻塔上闪烁的照明灯光如繁星镶嵌夜空，将钢架铁架和帐篷间飘扬的飞雪折射得色泽斑斓，工人们身披冰盔甲，像一个个武士，昂然奋战在荒原。

大会战最困难、生活最难熬的岁月，也是比学赶超最热烈的时期。

钻井工人喊出了“钢铁井队逞英豪，挥洒汗水融冰雪”的口号；锅炉车间的工人们接管线、搭布棚，千方百计保证钻机取暖；王进喜带领大家研究出“冬季钻机自走”搬家方案，解决了钻机运输问题，硬是在拖拉机频出问题的情况下，“一天走三坑，五天五百米”地给钻井队搬家，在新井位继续打井。

竞赛最激烈的两个队，当属王进喜带领的1205钻井队和马德仁带领的1202钻井队。来大庆前，王进喜和1202钻井队队

长张云清就是“老对手”，来大庆后，张云清担任了探区党委副书记，王进喜便盯上了新任队长马德仁。马德仁时刻保持警惕，因为他只稍缓一口气，1205队就会超过一大截。他使出浑身解数，才在第二届战区“生产运动会”上夺回了全能冠军旗帜，创下8个月打井22口，进尺22800米的纪录。

从1960年4月开始到年底，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，会战工人们共打井254口，为国家生产原油97.1万吨。

1960年12月31日，年度庆祝会在萨尔图召开。会战指挥部的干打垒外，灯火通明，欢声笑语不断，全战区超额完成全年各项生产任务。

60多年过去了，王进喜的1205钻井队依然奋战在野外打井第一线，奋战在海外市场。大庆几代人，以“宁肯少活20年，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”的气概不断攻坚克难，创造了辉煌的成绩。如今，大会战淬炼的钢铁传奇依然延续着，在这片孕育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的土地上，“我为祖国献石油”的歌声依然嘹亮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## 幸福太阳雨

■ 李晓波

午后漫步在矿山公园，突然，朗朗晴空飘起丝丝细雨。

“太阳雨！”我和同事异口同声地惊呼，然后欣喜地仰头，享受阳光的抚摸和雨丝的嬉戏。

偶遇太阳雨，看着蓝天下阳光轻吻着井口、车间，看着雨滴细细抚摸着花草树木，不禁想起童年时在太阳雨里的趣事。

小时候，我家住在重庆江乡下一个叫小松林的地方，周围是四季常青的松林和层层叠叠的梯田。那时，爷爷、父亲都在煤矿上班，家里只有奶奶、母亲、我和弟弟。奶奶和母亲十分宠爱我，农活再忙，也不会让我们兄弟俩下地。与邻居从小就干农活的伙伴们不同，每到夏天，就是我和弟弟疯玩的时候，我们尤其钟爱有太阳雨的天气。

每当下起太阳雨，我俩就跑到铺满石板的地坝，或者迎着雨追逐

打闹，或者一步三滑地假装摔倒，逗奶奶和母亲心疼地大喊大叫，或者仰面承接斜斜的雨丝，或者好奇地盯着天空，查找雨丝的源头，全然不顾奶奶“淋了太阳雨会长虱子”的劝阻，还会以“身上本就长虱子，不淋太阳雨虱子也不会消失”顽皮地回应奶奶。

最有趣的是雨后，七色彩虹很快会挂上家对面的山梁。关于彩虹，家乡有很多传说，比如它是神仙在大地上搭建的桥梁，通过它就能走向幸福与成功。为此，我和弟

弟追着彩虹跑过无数次，虽然每次都未能走上彩虹桥，却也在找寻中收获了快乐。

太阳雨后，彩虹桥上，山谷里很快就会长出一朵朵如彩虹般五颜六色的菌子。松树下、草丛里、荆棘旁，一朵朵、一丛丛菌子是大地馈赠的珍贵礼物。我和弟弟追逐彩虹的间隙，将它们一一捡拾，装入小筐，带回家交给奶奶，晚上定能吃上一桌鲜美的全菌宴。清炒大红菌、刷把菌鸡蛋汤、爆炒奶浆菌、红烧黄牛肝菌等，那时每家

每户都不宽裕，能吃上一次全菌宴是十分奢侈的事。

太阳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正在我浮想联翩之际，已悄然停止，一弯彩虹很快挂在矿井井口上方。此时，恰巧一列车出井，只见一个个矿工从井口走出来，穿过了象征着幸福与成功的彩虹桥，他们脸上写满了知足与安宁，像极了此刻朗照矿山的阳光，明亮、坦然、和煦和温暖。

（作者供职于川煤集团华荣能源绿水洞煤矿）

## 秋露如珠

■ 郑学富

儿时，每到秋天，老家的女孩子们会在黎明时分，手执空瓶来到野外，将花瓣、草叶上的露水装进瓶中，带回家擦脸、洗脸，这是白露习俗——收清露。

露水是空气中水汽凝结在地物上的液态水，一年四季都有，唯独白露时节的露水最多。露水形成取决于两个因素——云和风，如果夜间天空密布阴云，地面就像盖上一条棉被，热量碰到云层后，一部分折回大地，一部分被云层吸收，这部分被吸收的热量慢慢放射至地面，使地面气温不易下降，露水就难出现。如果夜间风较大，加快上下空气流动，增加近地面空气的温度，使水汽扩散，露水也很难形成。因此，只有天高云淡、风清气爽的条件才能酝酿出露水，而白露正是这样的天气。

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仲秋时节，人们会明显感觉到酷暑炎热悄然而去，天气逐渐转凉。“过了白露节，夜寒日里热。”尤其白露时，昼夜温差可达十多摄氏度，阳气渐退，阴气加重。俗话说：“处暑十八盆，白露勿露身。”意思是处暑之后由于有“秋老虎”，人们晚上仍然要洗澡消暑，而到了白露，早晚就不能赤膊露背了。

古人认为，露水是从天而降的宝水、神水，所以许多乡间郎中及炼丹家都注意收集露水，用其医治百病以及炼就丹药。民间还有人用瓷器收取草头的清露，和以朱砂或者上等墨汁，点染小孩额头及心窝，称之为天灸，以祛百病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·水部》中说露气味甘、平、无毒。特别是在秋露重的时候去花草间收取，用来煎煮润肺杀虫的药剂，或将治疗疥癣、虫癩的散剂调成外敷药，能增强疗效。

不同花草植物上的露水作用不尽相同。“白花露：止消渴；百花露：能令皮肤健好；柏叶露、菖蒲露：每天早晨洗眼睛，能增强视力；韭叶露：治白癫风，每天早晨涂患处。”清代著名医学家王士雄撰写的食疗养生著作《随息居饮食谱》记载：“稻头上露，养胃生津；菖蒲上露，清心明目；韭菜上露，凉血止吐；荷叶上露，清暑怡神；菊花上露，养血息风。”

古人有秋露如珠之说。露水像雨水一样，能滋润土壤，促进植物生长，并有润物无声的作用。白天农作物光合作用强，易蒸发大量水分，茎叶会轻度枯萎，而到了夜间，由于露水润泽再次恢复生机，有利于对已经积累的有机物进行转化。

杜牧《紫薇花》诗云：“晓迎秋露一枝新，不占园中最上春。”意指傍晚的秋露洗净了花枝，烂漫的花朵占尽了天时，道出了秋露的作用和秋天的美，富含哲学韵味。

（作者为山东枣庄市首批社科智库专家）

## 难忘开学第一课

■ 章铜胜

我的开学第一课距今快40年，可入学和上学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

我家附近有两所小学，一所离家较近，步行只需十分钟，还有一所离家较远，步行大约半小时。父亲在离家较远的那所小学校任民办教师，我便被父亲送到那里念书。

印象里，学校坐北朝南，没有围墙，东西向的一排平房是教室，教室南面有一个操场，和一条乡

村公路连着，路南面有一个不大的池塘。学校操场有几棵大梧桐树，梧桐树的分杈上竖着固定了几根竹杆，竹杆光滑，一些高年级的孩子抢着往竹杆上爬，爬到高处，又顺着竹杆溜下来。这些滑溜溜的竹杆，是体育课男生比赛爬杆用的，女生则在一旁轻盈地跳房子。

父亲将我领进教室就走了，那里有许多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。

置身一群陌生人中间，我只能左右看着，不敢乱动。上课铃响了，一位身穿黄军装的老师走了进

来，后面跟着年长一些的校长。那节课，校长说了很多，例如我们要植树造林，绿化祖国，还要热爱劳动，做有用的人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校长说的话，都有所指。

冬天，我们要背着锄头到学校，有时一个下午都是劳动课。同学们要去学校附近的杉木山或油茶山上，将成行的杉木和油茶的林间空地翻挖一遍，一人一行，谁也偷不了懒，挖完才可以放学回家。上劳动课时，可以在林间嬉闹，也会磨出一手水泡，可我们依然享受劳动的快乐。

春天，学校南面茶园里的茶叶萌芽了，正是采茶的季节。茶园周围栽了一圈橡木，笔直挺拔，树冠自然张开，围着茶园一圈，看上去极有气势。初春，橡木刚刚萌芽，一树明黄如金的嫩叶，在清晨的阳光下，像开着满树的黄花，也像张开一树的金叶。

清晨，我们要去茶园采茶。只见茶园里茶垄一行行，深翠的茶棵

上萌出一层淡绿浅黄的嫩芽，茸茸的芽叶上挂着点点露珠，伸手碰落露珠，摘下芽叶，茶棵就没有刚才好看了。但我们并不担心，因为新的嫩叶很快会从茶树的叶腋间冒出来，茸茸的芽叶上依然会挂上滴滴清露。

清晨的茶园，有一股令人陶醉的气息。一行行茶树修剪得齐整利落，面上呈半圆形，一眼望过去，像层层绿浪。我们在绿浪间追逐嬉笑，也在绿浪里驻足采茶，一早上，茶园里笑声不断。茶园就是我们的课堂，我们散落其间，尽情劳动和玩耍。

仲秋时节，各地学校都已开学，想起自己的开学第一课，不禁发问：“它究竟教给了我什么？一个简朴的道理，一个受益终身的习惯，还是一颗懂得感恩的心？”好像都有，又好像只掩藏在时光的印记里。但无论如何，开学第一课都是人生一个新的起点，孩子们应该站在这个起点上，心怀希望，勇往直前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